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五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詁經精舍文集

六朝經術流派論上

汪家禧

夫師說明然後流派著西晉承漢魏後置五經博士十九人于
時師說均未亡也厥後永嘉之亂漸以散佚江左減爲九人後
又增爲十六人而不復分掌五經宋魏因之宏通之軌由是變
矣嗟乎傳經之貴博也羣言去則雖好學深思之士欲參攷而
不得而信心蔑古者興焉寡識之士又從而和之經術之蕪遂
不可復理矣永嘉以後施氏梁邱之易亡而孟京費固存也歐
陽大小夏侯之書亡杜賈古文固存也齊之詩亡韓魯固存也

至賈服左氏注更爲完善當時之君苟能法東漢廣列學官又博訪通儒俾補闕遺十九家遺說或不至曠如惟因陋就寡不思廢絕遂使古文舊書漸滅殆盡西晉以後諸儒祇董景道兼通韓詩京易而魯詩不過江東孟易視爲術數蓋漢學從此微矣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矧正學廢僞學反興王弼注出而易亂僞孔安國傳出而書亂杜預集解出而春秋又亂費氏之文上符古經爰辰之說遠本分野鄭之可信較王何如也杜賈之傳實出安國太誓非僞徵信史遷鄭之可信較僞孔何如也逆旅授受確有淵源義蘊欲通不惜傭力服之可信較杜又何如也當時河洛諸儒雖尙有研求服鄭者而好尚不同反有下里諸生之目僞學盛行遽有底止耶夫王氏以

清言衍易故通老莊者多遵之古文尙書間作僞于王肅晉徐邈已爲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預竊服賈說掩其名而以臆見亂之諒闇短喪顯悖名教其失更甚是三者江左諸儒獨信之至貞觀作正義遂據以爲本三經漢學之亡不亦江左之失歟李延壽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蓋未知簡約之可蹈空也十九家師傳之蔑南北均有過焉至信俗學之失夫固南人所獨也不亦可憫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下

汪家禧

流派之異同固北得而南失矣而成其失者何時曰此又貞觀君臣之寡識也升降之精之卦之密世應遊歸之奧晉以後與王竝存也鄭注無論矣孔壁真古文鄭所未注者其殘缺閒出

于齊梁之間既注者無論矣士燮之注董遇之章句賈逵之長
經解詁隋志竝著錄服氏無論矣網羅別擇先儒之精者尙不
至蕩然隘其途而取至駁者爲之疏諸家由是微矣嗟乎非習
久而忘其非歟抑利前人之有成書易于奏功而遷就歟夫義
疏之學易有褚仲都周宏正書有費昶春秋有沈文阿王元規
皆爲王孔杜之學者也服鄭無聞焉唐人因服鄭無師說而三
家之燦然也據三家以成疏北學之微豈一日耶然則唐人固
是南而非北歟非也南北之分言乎隋以前也昔清言惟盛于
江左而梅賾上僞古文時晉已偏安杜預之學傳其元孫坦及
驥二人皆宋臣故三家均未行于北北之守古義限于地也至
隋統一而南北諸儒萃北儒之遵師說者亦尠矣二劉

焯

大儒

也得費翹古文義疏亦傳習焉矧俗儒之好異喜新者乎不然
孔穎達固習服氏春秋鄭氏尙書者何受詔作義疏反變更耶
蓋俗尙之難違諒矣若是則六朝流派均未善歟曰是何言歟
昔王肅注詩述毛非鄭而晉孫毓評三家同異復朋于王園丘
七廟肅既著聖證論以駁鄭而所注小戴記周官儀禮喪服復
行于時孔穎達序禮疏謂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則當時亦不
以爲非也使詩無二劉獻之敬和禮無徐遵明熊安謹守師傳以待來
學吾恐南北之從王者未必無人卽唐未必能灼知其非也詩
禮存漢果誰功歟然則六朝諸儒于易書春秋能盡遵服鄭遂
全善歟亦未盡然虞仲翔易注爲孟學的傳而荀慈明言乾坤
成坎離開虞氏之先是皆可輔鄭而傳者使六朝能法漢世博

收二書亦宜傳習矧僞古文掇拾諸書亦無顯悖義理者而杜預釋地尚可采取諸家之師傳不廢此亦可聽其自然也專併一途而駁者遂奪純矣敢謬斷曰博士不分經而經傳隘東京遠而流派微

六朝經術流派論

錢福林

六籍之學盛於漢代宏敷經訓鄭氏爲先歲月旣緜其道用缺此非傳世之易替蓋六代學士與有過焉何則先儒鴻敷布在簡策百齡影徂千載心在苟昧於古訓師夫已胸新說遞增盛爲夸飾吐辭雖藻尋理實詭更乃妄立體裁託於彛訓自寫情性上晦墳典文采旣曜耳日用惑是以舍真傳僞流弊不還也鄭氏沒後王肅之徒始與爲難逞其邪說多是臆造若詞有所

室說有不通或妄改經文以見根據或自爲一書以相左證雖
言繁而意達實理疎而情漏王弼註易能作清言異彼前儒詭
其新見僞孔書傳亦興此時學者珍之如玉策奉之如金科鄭
學之衰浸胎於此宋齊遞禪庸陋自安公卿士夫崇此至寡然
而王儉文學士也其與陸澄書云易理至微足貫六籍僅存小
王豈爲賅備是猶知師祖鄭氏而賤輔嗣之學又常鈔禮論條
目爲十三卷蓋與疏儀禮之信都黃慶竝傳聖道列爲聞儒焉
蕭梁代興世尙儒學橫經之士深用敦獎賀循賀瑒庾蔚崔靈
恩皇侃諸人各爲禮疏甚有美譽崔氏尤精左氏以杜註之後
服氏浸微別創一書申服難杜僧誕因更作申杜難服以荅靈
恩馬王相難未之或過皇氏又有論語義疏雖事豐瑰異辭富

膏腴而證之羣籍亦多乖舛孔氏書傳之續也然梁主雅好經術撰五經講疏以厲今世而信古不篤執業未宏李業興來使問堯時以前何時爲正李對不知則曰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云不知梁主意以堯時無改正之事豈知怠棄三正甘誓明文鄭註尙書亦云堯正建子舜正建丑何不省覽輒爲此言又古文泰誓情僞灼然乃兼存之云本有兩不別僞體惟取縛詞直使絲管竝綜冠履雙置混淆不別良可悲矣然較之他代猶有可觀北朝草創日不暇給魏孝文篤好墳籍劉芳李彪諸人動詒賞眷承平旣久學術用宏徐氏遵明通易及尙書三禮一以鄭氏爲宗訪義觀辭莫不措意嘗見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

此雖觀過足以知仁其後易傳之盧景裕書傳之權會禮傳之
李鉉祖儁鄭氏之學斯猶不墜通毛詩者則有劉獻之獻之以
傳劉敬和軌思其後言詩者多出二君之門李業興博涉百家
說宗徐氏漢學之盛郁乎文哉齊熊安生禮疏別白經文多引
難義孔氏謂遜於皇然詳正章句雖難而易曲引外義似易實
難以此相方熊氏猶差勝史臣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
蕪窮其枝葉其然豈其然乎隋帝平一區宇專好刑名於時舊
儒多已彫謝最知名者爲劉士元光伯史氏稱其學通南北博
極古今然二劉勇於自信事不師古見費彪古文書疏以爲宏
雅使行於世炫又益舜典一十六字鄭氏之學雖存若亡覩此
蔽冒深可痛疾要而論之鄭氏之學六藝之苑囿百家之津梁

也詩箋禮註體大物博王肅之徒雖有辨論而六代儒者莫越其軌蓋山岳彌高一簣自絕其比擬日月至明燭火難效其燭照也孔書王易雖出晉代傳者未廣以砭較玉必失其潤將赤比朱自形其淺理固然矣江左競喜新說不別真偽欲兩存之鑄銅而下鉛錫煮鹽而入醯醢未見其可也徐遵明墨守先訓爲時盛德六代濟濟僅見此人至隋而江左之說行於河朔書夸飾夫孔氏易羽儀夫王弼唐正義遵之而鄭氏書易亡焉後之學者知先哲之勤懇如此憫末學之詭異如彼存遺文於旣微覽碩學之未墜足以補六代學者之過亦正俗宏風之助也

六朝經術流派論

邵保初

南北朝經術流派見於北史儒林傳序者甚詳雖短長互見而

宗法所在孰得孰失誠不可以無辨嘗試論之王弼名士也非經師也杜預名將也亦非經師也非經師則學無所授信心而談空疏滉漾游衍無歸撥棄舊詁競標新說何足稱顓門之業若孔安國則真經師矣使果爲真孔氏雖康成亦應低首而無如其僞也今習古文尙書是率天下而僞也烏乎可然而揆其所始厥由東晉方晉氏之渡江而東也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穀梁博士各一人會王敦之難不果行蓋鄭易之廢實始于此故張璠所集二十二家僅依向秀之本而謝萬等各注繫辭以續王弼之書元風大暢古義遂

湮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是鄭氏之不可廢王氏之不可行南人固有知之者矣猶幸河北學者專習鄭易故其書至唐猶存陸氏釋文李氏集解閒述一二而王注傳習既久終不能奪竟至失傳豈不深可惜哉然晉時鄭易雖廢而尙書猶兼習鄭孔春秋猶兼習服杜其後乃廢鄭服而專用孔杜釋文云江左中興梅賾奏上孔傳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夫范甯固號爲能遵守鄭學者而古文孔傳則王肅之徒僞撰以難鄭氏者乃篤信不疑且爲之集注是表章孔傳偏自遵守鄭學者爲之倡始異哉而一時趨尙亦於此可卜矣然劉宋時鄭氏猶

未廢絕故裴駟史記集解兼采鄭孔兩家無所偏主釋文又云
近惟崇尚古文馬鄭王注遂廢釋文之作在于陳末而曰近則
崇孔廢鄭實在齊梁之後矣其春秋服氏之廢不知始于何時
裴駟注史記引服解頗多梁陳間未有習服氏春秋者李延壽
曰晉世杜預注左氏預元孫坦坦弟驥于宋朝竝爲青州刺史
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是預之子孫多貴顯故其學且流入
北方宜服氏之不能與爭崔靈恩申服難杜虞僧誕申杜難服
莫能相勝而小劉規杜過至三百餘事則公論不可誣也夫江
左儒風淵源典午專尙浮華務析名理其去繁就簡理固宜然
若謂經籍英華盡在于是是以漢學爲糟粕也蓋已隱隱開駕
空立說之端矣按隋經籍志于易云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于

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于書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竝行而鄭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是梁陳間非不言鄭學但甚微耳其謂左氏唯傳服義者指北朝也獨惜隋氏起北方混一區夏而易書春秋徇南人之浮夸捐北學之精實甚至以姚方興之舜典竄入孔傳于僞之中又有僞焉唐貞觀中奉詔撰五經正義因循不革按康成聞服虔解左傳多與已同遂以所注畀之是服學卽鄭學行鄭服則學出于一行王杜僞孔則學分爲三故有兩經之疏同爲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學者茫然不知真是之歸此宋儒所以乘閒而起也要之儒林之卓絕者南北各有其人以南言之如雷次宗禮服與康

成竝稱號爲雷鄭釋慧遠遁跡沙門周續之事之作詩序義獨
得毛鄭微旨庾蔚之喪服要記載在通典最爲詳覈何承天禮
論多至三百卷而何佟之略皆上口孔子祛又續成一百五十
卷崔靈恩三禮義宗說禮之總龜也其以渾蓋爲一在僧一行
前可謂卓識或謂其書當于零陵桂陽閒求之嗜古之士曷畱
意焉他若沈麟士沈峻沈文阿太史叔明博通五經非其彰彰
者乎北則劉獻之徐遵明蔚爲名儒劉焯劉炫後來之秀至如
釋論語八寸策爲八十宗撰孝經閨門章目爲古文雖有小疵
無傷大體且盧廣以北人而光價江南沈重以南人而騰芳河
朔傑出之才又可以地限哉抑猶有可憾者施讎梁邱之易亡
矣孟京不尙存乎毆陽夏侯之書亡矣馬融不尙存乎齊詩久